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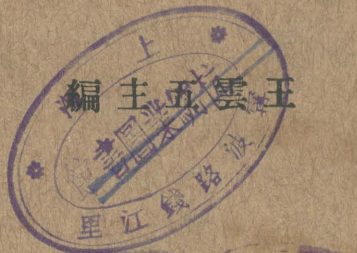
923.9-7224

百 科 小 叢 書

麥 哲 倫

劉 虎 如 編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上海工商界聯合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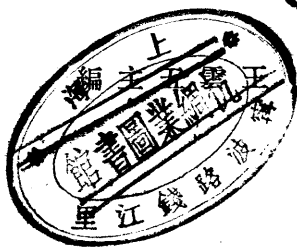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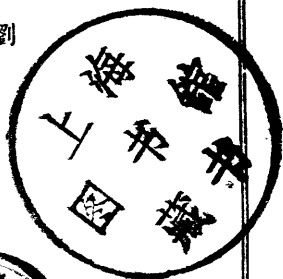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0 5058B

書叢小科百

倫 哲 麥

編如虎劉



行發館書印務商

~~1059473~~

序言

在十五世紀以前，世人深信大地是圓的，雖說頗有其人，但是只能憑着理想，憑着推算，所以平圓之說，幾乎歷二千年之久，而未有定論。哥倫布的橫渡大西洋，在本人雖信已把地圓之說證明，然而只算將此問題告一段落。及到麥哲倫環行地球的事業告成，這個問題，方纔可說有了解決。我們要稱麥哲倫爲最偉大的探險家之一，誰曰不宜。

原來最早在紀元前二七六年的時候，埃拉托色尼氏 (Eratosthenes) 就已經創議地是圓的，而且他也曾經加以測量。至於聖奧古斯德 (St. August) 則又主張地是平的；埃及的僧人科斯穆斯 (Cosmos) 則對於這些說地圓的人，更加譏笑，往往提出種種問題來責難他們。巴比倫人也以地平之說爲然。猶太人和基督教會則更深信不疑。總之我們如果生在十五世紀以前，而欲主張地圓如球，總難免被人目爲荒謬絕倫呢！

惟麥哲倫所以深信大地是圓形的，而且毅然親往嘗試者，實在因他已有充分的證據：一爲希

臘人地圓的學說；二爲他曾經隨着發斯哥達伽馬（Vasco de Gama）繞過好望角遠至麋鹿加；三爲他知道馬哥孛羅由威尼斯至中國的旅行；四爲哥倫布航行至美洲的事實；五爲拔爾波亞（Balboa）橫過巴拿馬地峽而看見他所謂「南海」（South Sea）的太平洋。由上面的種種證據，再加上他自己科學的知識，所以他就斷定向西航行，可以自東回來。至於他之能夠知道在南大西洋和太平洋間之有現在所謂麥哲倫海峽連貫其處，則因一五一五年能勃（Nürnberg）地方所出版的地球儀曾有表示。總而言之，麥哲倫之能實行其志，成功偉大的事業，無非在能夠採用可以利用的學問，但是如果沒有勇氣和決心，也不過如從前那些學者一般，不求實行，只談學理，這種閉戶造車的本領，又那裏能夠有如此的大發見呢。麥哲倫真不愧爲人傑，真不愧爲英雄，真不愧爲交通和學術的功臣。皮加斐塔（Pigafetta）曾爲他的領袖麥哲倫做過行述，據他所說：『麥哲倫的光榮是可以不朽的了，他的各種道德，都足以令人敬佩。在極大的困難中，他總能夠不屈不撓，始終如一；在海洋中，他又能夠和他手下的人同樣的刻苦；對於航海地圖的知識，他又比較任何人爲優；他可以證明是一個全才的航海家，故能周行世界，爲前人之所不敢爲呢。』本書所要介紹的便

是這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人物。

不過麥哲倫雖然做成這般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是並無著作將他自己的一生記載下來以傳後人，這大概因為他沒有餘暇可以及此，而且功虧一簣身死異域的緣故吧。至於和他同時的人，對於他又無詳細的記載，所以他的傳記中，自當以皮加斐塔所作爲最好。因為麥氏的航行，他曾經目擊，他曾經身親筆之於書，自能確切。此書最早的稿本現在尙存於世的共有四冊：一冊是意大利文寫的，其他三冊則爲法文寫的。法文寫的大概是最初的本子，（但是羅伯特生 J. A. Robertson 則以爲意大利文寫的爲原本）。這三冊法文本中，有兩冊是爲巴黎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所收藏，還有一冊卽所謂南綏稿本 (MS. of Nancy) 現在則爲菲歷普斯勳爵 (Sir Thomas Phillipps) 所收藏。至於那一冊意大利文寫的，則爲米蘭 (Milan) 的安布累細亞藏書樓 (Ambrosian Library) 所收藏，一八〇〇年安布累西亞總督安摩勒諦 (Amoretti) 曾將此稿印行問世，而且將他譯成法文，一八〇一年由冉森 (H. J. Jansen) 印行。但是此書最早的印本，則爲意大利文稿本的摘要，是一種法文的作品，約在一五二五年爲西蒙特可林斯 (Simon

de Colines) (巴黎) 所印行。意大利文的印本，則於一五三四年（或一五三六年）始見於世。至於英文的譯本，則爲伊甸 (Richard Eden) 所作，一五五五年編入他的數十年來的新世界中，在倫敦出版。

皮氏的著作以後，各國人士所作麥哲倫的傳記，不啻雨後春筍一般的起來，但是他們之所根據的，仍舊脫了皮氏的舊作，所以文字雖然兩樣，布局雖然不同，而且事實總是如此如此。至於本書的依據，則爲奇拉馬特 (F. H. H. Guillemaud)，希爾特布蘭特 (Arthur S. Hilderbrand) 和班孫 (E. F. Benson) 三人的作品，雖然只有聊聊二萬餘字，而麥哲倫一生的事略，業已大概的說明了。

麥哲倫

目次

- 一 麥哲倫航海的前因……………一
- 二 麥哲倫一生事業的發軔……………六
- 三 返故鄉麥哲倫另定大計劃……………一二
- 四 有志竟成麥哲倫準備西航……………一八
- 五 麥哲倫覓見麥哲倫海峽……………二八
- 六 目的已達賚志而亡……………三六
- 七 徬徨無主作歸程……………四四

麥哲倫

一 麥哲倫航海的前因

歐洲人航海的進行以及殖民地的經營，其造因實始於馬哥孛羅 (Marco Polo 1154—1323)。他是威尼斯人，於元至元十二（西曆一二七五）年至中國；至元二十九（一二九二）年，扈從科克清伯岳吾公主就婚波斯，遂返故國。馬哥在中國十七年，歷官至樞密副使，宣慰淮東，又曾奉使雲南緬甸。在朝時，常參與密議。歸國後，以與熱那亞 (Genoa) 戰，兵敗被囚，在獄中作成游記，盛道東方的富庶，於是歐洲各國的商人，都想別覓新路，以通東方。十五世紀時，葡萄牙人用謀繞行非洲，以達印度。他們的海舶，於一四四五年向威德角 (Cape Verde) 以行，西向達加那列羣島 (Canary Islands)，馬得拉 (Madeira) 及亞速爾羣島 (Azores)。此種航行，在當時已可謂之

遙遠。至一四八六年，葡萄牙人地亞士（Diaz）更又報告，謂已繞過南非……

當時熱那亞又有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其人，再三思索，以爲可以橫渡大西洋而西，以至印度。此在今日固然顯而易見，但是在十五世紀，則已聳動一世的耳目了。原來那時還沒有人知道美洲之存在，也沒有人知道地球爲圓形，哥倫布雖然知之甚審，卻也未能得其實際的面積。氏讀馬哥李羅游記，震於其所言亞洲面積之碩大無朋，便以爲產金的日本當在今日墨西哥所在的地點，於是在大西洋中屢試航行，而且曾經到過冰洲。他爲着西航起見，最初去謁見葡萄牙王約翰第二（King John II），王故意將他留難，而暗中卻又派遣一純粹葡萄牙人的遠航艦隊，不料他的詭譎終歸失敗，船員謀叛，船長大懼喪膽而回，時在一四八三年。後來哥倫布就又前往西班牙。

當哥氏至西班牙時，西王正在攻襲回教徒在西歐最後的根據地格拉那達（Granada）。哥倫布見西班牙之援助無望，因此派遣他的兄弟巴托倫繆（Bartholomew）至英格蘭進謁英王亨利第七（Henry VII），而狡黠的英王也不加理會。至一四九二年，格拉那達陷落，哥氏藉巴羅斯（Palos）數商人之助，方能夠造成海舶三艘，經過二月又九日的航行，哥倫布終究達到他的目

的，在新大陸岸樹立了西班牙的王幟。至一四九三年，哥倫布載了黃金棉花珍禽異獸等物回至歐洲，並且帶了兩個文身的印地安人，以備領洗。從此以後，哥氏發見新地的消息傳遍了西歐，於是人心大動，再又激起葡萄牙人取道南非以遠航印度的雄心。一四九七年，發斯哥達伽馬 (Vasco De Gama) 由里斯本航海以至贊稷巴 (Zanzibar)，又由此帶一阿刺伯舟師渡印度洋以至印度的科利庫特 (Calicut)。一五一五年，葡萄牙的海舶，至爪哇及摩鹿加一帶。最後就又有麥哲倫的航行。

原來這時候西葡二國都以爲他們已發現了前往東方奇土的航路，不過他們的航路方向並不相同。葡萄牙的航路是先向南行，繞過非洲，東渡印度洋；西班牙的航路是向西直渡大西洋。葡萄牙的航路是通到出產胡椒和珍寶的西部印度市場；西班牙的航路，則通至產有少數金礦的美洲東部，但是他還是深信這帶陸地便是亞洲的東部。這兩個姊妹國雖然這般努力的在海上航行，至於馬哥孛羅所竭力贊揚的中國，以及出產香料的島嶼，卻還是不能達到，抱着無窮的缺憾。

因爲那時歐洲人最急切的願望，便是找尋那些香料羣島，因爲丁香和荳蔻對於他們依舊看

作和金子及寶石一樣稀貴的物品。葡萄牙的船隻雖然航行印度，儘量的採購香料，運回歐洲，可是香料對於全歐人民的供給，仍不十分充裕。一個國家若能用船載運香料回國，廉價出售，以應一般民衆的購買，必定可以致富。所以西班牙的船急急乎循着哥倫布的路線西航，沿南美洲的海岸逐漸遠駛，打算尋獲一條前往在美洲之西的香料羣島所必經的海峽。而葡萄牙的船，則也和西班牙的一般急切，年復一年，循着發斯哥達伽馬的路線南下，環繞非洲，東到印度。所以麥哲倫的航行，也是如此：前半段的事業，他是替葡萄牙服務，故而向着東方前往；後半段的事業，則爲替西班牙服務，故而向着西方前往。現在當我們未曾說到麥哲倫航海之前，且將以前那些航行的事，列成一大事表，以爲本章的結束：

一二〇〇年——一二九九年……十三世紀

一二七一年——一二九五年……馬哥孛羅旅行中國回國後作成游記。

一三〇〇年——一三九九年……十四世紀

一三九四年……葡萄牙王子亨利生。

一四〇〇年——一四九九年……十五世紀

葡萄牙人的探險

一四一九年——一四六〇年……在這一段時期內，葡萄牙王子亨利逐年遣船探險非洲西岸。

一四三四年……治耳愛恩納設 (Gil Eannes) 的船，駛過波遮圖角 (Cape Bojador)。

一四四五年……亨涅斯地亞士 (Dinis Diaz) 駛過威德角。

一四八七年……巴托羅繆地亞士 (Bartholomew Diaz) 繞過風暴角 (Cape of Storms)——

這便是現在所謂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一四九七年——一四九九年……發斯哥達伽馬帶了四隻船，由里斯本出發，環繞非洲至印度羣

島。哥倫布為西班牙航行。

一四五一年……哥倫布約在是年生於意大利的熱那亞。

一四九二年——一四九三年……哥倫布於第一年的八月三日從西班牙的巴羅斯西航，十月十

二日，他在聖薩爾瓦多爾島 (San Salvador) 上陸；他又發現了古巴海地二島。第二年三月十

五日，他回到巴羅斯的海港。

一四九三年——一五〇二年……哥倫布之橫渡大西洋共有四次，於一四九八年抵南美洲海岸。喀波特 (John Cabot) 爲英國航行。

一四九七年……意大利人喀波特乘馬太號 (Matthew) 船，從英格蘭布里斯它爾 (Bristol) 西航，爲英皇尋金，駛到紐芬蘭海濱。

一五〇〇年——一五九九年……十六世紀

一五〇七年……意大利人亞美利加味斯浦奇 (America Vesputius) 曾經幾次乘西班牙船到新世界，他在信中記述新世界的情形。德國地理學家錯認美洲是他所發現，就用他的名字來名新世界，亞美利加洲一名，便是在此年開始。

一一 麥哲倫一生事業的發軔

麥哲倫 (Fernando Magellan) 於一四八〇年生在脫拉助斯孟脫省 (Province of Traz-os-Montes) 舍飛 (Chaves) 附近的薩勃羅沙 (Sabrosa) 地方。葡萄牙全國惟有此省不與海接觸，或者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麥哲倫一見浩瀚的大海，便爲好奇心之所鼓動，而覺得有一探其祕之價值呢。他的家庭本爲葡萄牙的望族，那時候的風俗，凡士紳皆可前往朝廷學習，麥哲倫爲最長之子，故自幼卽至里斯本。他之來到京城，並不希望多大的好處，所願達到的不過是能有較好的命運，萬料不到就此發跡，作成環球的航行，在他個人則成一大功業，對於人類亦爲一大供獻，名彪史籍，永隨不朽。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誠非虛語。

他由一個鄉下的孩童一躍而至華貴之宮庭，身披大衫，廁身官僚，從前含羞膽小之狀態，也逐漸的洗除淨盡。從此以後，他就隨着潮流爲轉移，原來那時候里斯本的空氣，葡萄牙的觀念以及全體人民的趨向，都注重於航海一事，口有言必言船隻和航程，以及那些大船主所成豐功偉業；耳有聞必聞非洲沿岸的奇事奇蹟；心有想必想那些探險家在各遼遠的海角樹立石柱時的歡欣。麥哲倫身處這種境遇，真是身不由己，志向毫無，時勢與他機會，惟有航海，而他心中所蘊藏的觀念，也惟

有航海而已。

亨利王子死了三十三年，葡萄牙王約翰第二 (King John II) 爲這位大航海家的遺事軼聞所鼓動，他就陸續派出那些探險家前往人所不知的去處，這時候環繞非洲的航路業已大白；而哥倫布也由美洲回至西維爾 (Seville)，並且說明他已往西而至印度，現在我們固然曉得這是哥倫布的錯誤，但是哥倫布卻萬料不到這便是現在的美洲呢。

一四九五年，國王約翰死，麥紐爾 (Manuel) 卽位，對於國外的事業，仍能繼續的經營，他派發斯哥達伽馬爲印度海軍大將 (Admiral of India)，管理東方一切事宜，並且預備艦隊作東征的計畫。一五〇四年秋，船隻已經完備，於是徵募人員。這時候麥哲倫還只有二十四歲，也就加入在內，他對於航海既沒有什麼經驗，也未曾受到訓練，所以只能編入尋常海員之中，受船主佩累拉 (Nuño Vaz Pereira) 的管束。這個艦隊的船隻，共有八艘大軍艦，六艘小軍艦，六艘帆船，二艘帆槳低身船，一艘 bargantyn 船；派亞爾美達 (Don Francisco de Almeida) 爲印度總督，這個艦隊歸他率領。船上共有甲士一千五百人，砲手二百人，海員四百人，工匠和職員還不計算在內。由

退加斯 (Tagus) 南航的各艦隊，規模之大，這次可以算做空前了。及到船隻人員和用具都已預備齊全，於是又聚集於大禮拜堂，舉行特殊的彌撒會式，先替國徽祝福，再則亞爾美達作短時間的祈禱，然後宣誓就職。不過此次東航，麥哲倫雖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其實他還是居於被動的地位，所以麥哲倫一生的事業，雖然是由此開其端，但是後人所注意的卻是他那次環球的航行。只因我們現在對於他環行地球以前的事業，也很希望能夠曉得一點大概的情形，故本書一方面爲免去缺望，一方面節省篇幅起見，只能將此次東航和麥哲倫有關的大事，作成一個簡略的年表於下：

一五〇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麥哲倫等起程。

一五〇六年三月十六日——麥氏在卡那努耳 (Cannanore) 地方受傷；於是偕同佩累拉送往索發拉 (Sofala)，就在那裏建築葡萄牙砲台。

一五〇八年初——麥氏重回至印度。

一五〇九年二月三日——麥氏在第烏一戰 (Battle of Diu) 又受了傷。

一五〇九年八月十九日——麥氏在科欽 (Cochin) 聯絡了西貴拉 (Diogo Lopes de

Sequeira) 登程，作他那次著名的航行，主張前往香料羣島。因為那時候麻刺甲的葡萄牙人，差不多都爲着馬來人的反叛而犧牲了，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當兒，他又曾經很勇敢的很機警的作戰。

一五一〇年十月十日以前——他就受到酬報而升至船長的職位。

一五一一年七月至八月——他在取得麻刺甲地方也有大功；而且總督又派遣他和阿勃魯(Antonio D'Abreu)去探訪香料羣島。

一五一一年十二月末日——麥哲倫等離開麻刺甲，沿着哇爪島的北岸，經爪哇和馬都拉(Madura)之間的海峽，又航過西里伯島(Celebes)的左首，又在古農阿比火山(Gunong Api Volcano)之旁和布拉(Bura)稍作逗留，然後來到安波衣拿(Amboyna)和班達。在最後這一處，他們找到大宗的香料，於是他們以前打算前往杜內脫的主張打銷，而逕回麻刺甲。

一五一二年——麥哲倫回至葡萄牙。

他在東方前後共有六年。在這六年之中，他雖然沒有多大的成就，但是由此得來的經驗，卻是

不少，關於船上的各種技藝他簡直再沒有什麼要學習了。這六年的光陰，大半都化於海上的航行。他曾經冒險的繞過好望角——在他以前歷史上所未有事情，完全爲以前許多時代所夢想不到的事情，他都親身經歷過了。他曾經到過非洲沿岸的各城，他曾經橫渡印度洋，他曾經由麻刺甲起程去作危險的航行，種種事物，不特足以增多其見聞，且足以振作其勇氣，養成其決心呢。他也會經過許多次的戰事，受了好幾回傷，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氣餒，反而覺得爲榮譽而犧牲性命是極其應該的。他也做過防守的職務，鎮日價守着倉庫，或看着船隻和砲台，但是他仍舊是守着紀律，毫不疏忽。他也曾兩次三番的航於人所不知的海中去探索，總是勇往直前，毫無顧慮。這是因爲他的境遇使之如此，原來他的父母已經去世，雖有兄弟姊妹，又是各走己路，並無關連。薩勃羅沙的舊產業，雖然是傳給他的，但是他也置之不管，所以他目前竟是蕭然一身，別無牽掛。他所希望的機會，實在是靠着國王麥紐爾，而麥紐爾所能給他的機會也不過是航海而已。現在他除了東方新地之外，足以使他戀戀不捨的，便是一個生死之交的朋友名叫塞刺諾（Francisco Serrano），而現在則又要生離了。所以在他人以爲重返故鄉，深足慶幸，而他卻反覺鬱鬱寡歡，於是就引起他由西徂東的大

事業來了。

三 返故鄉麥哲倫另定大計劃

麥哲倫又平安無恙的回到里斯本來了，只覺得山川無恙，風景依然，貝郎（Belém）高塔，仍存舊觀，塔後之寺院尖閣，亦一如舊樣；金光閃耀的陽光，仍照着聖喬治之堡（Castle of St. George）和古教堂之牆上，在脫利羅特巴哥（Terreiro de Paço）的列柱，仍屹立不動，船塢中的船工，仍忙碌異常，碼頭上來往的人，仍舊絡繹不絕，故鄉似舊，大足以慰游子之懷了。

所不同之處，卽里斯本之商業比較從前更爲興盛，街道中露出一種華貴的新氣象，含有紀念性的建築也增加不少。那些教會，看去也非常富厚，那些富貴人家的房子，也都華麗異常，足見其資產之殷富。凡此種種，大半都是由於發見東方的航程而來，也就是發斯哥達伽馬麥哲倫等這些冒險家努力的結果。但是麥哲倫此次回家，對於這些商人的資產，真是絲毫無份，他所有份的，只在創

造了那個東方帝國而已。所以在葡萄牙所見種種富庶的景象，由麥哲倫的眼光看來，不過令他念及東方的加利庫特（Calicut）或科亞（Goa），麻刺甲（Malacca）或的摩爾（Timor）罷了。

至於這時候，歐洲有幾件大事可以記載的，即英格蘭的君主為亨利第八，聖彼得（Saint Peter）的新禮拜堂，正在羅馬開始建造；熱那亞（Genoa）則聯合於法；岡伯黎聯盟（The League of Cambrai）亦已組成而與威尼斯相對抗；教皇為利奧第十（Leo X），哥倫布已在瓦拉多利（Valladolid）逝世。

麥哲倫返國以後，又從事他的計畫，打算橫渡南海（South Sea）而回至東方。不過要將這個計畫見諸實行，非賴於國家的力量不可；至於方法，則又非加以研究不可。但是研究和實行，實在是兩件事體，人往往只憑研究而不實行的，也有只會實行而不研究的，唯有麥哲倫則並不如此，他研究經度，至於他之所以要研究經度，無非是看作他的計畫的要素，因為地球大小的觀念，實賴於經度之測定呢。他對於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情形，惟能加以推測，倘若能夠知道東西之間空間的大小，即人所會到過的極東和極西之間空間的大小，他如果已經明瞭，那末他的推測，自然可以得到不

少的幫助。從于加丹 (Yucatan) 至杜內脫 (Ternate) 在這一段自西至東的途中，人若能夠極其仔細的將船行的速度加以注意，還可以得着一種籠統的估計，自杜內脫再往東行，而回至于加丹，在這一段途中，則又非想像所能得了。人只見太陽在那裏旋行，而且又知道旋行一周為二十四小時，但是對於太陽旋行的速度卻未曾有人曉得。杜內脫固然有所謂中午，于加丹也未嘗沒有中午，不過杜內脫的中午和于加丹的中午，其間相去要多少時候，卻又不能測度。而一班學者，就往往依着他們不正確的推算，而將東方和西方拉得極其相近，否則又分得非常之遠了。所以麥哲倫對於上面所述東西距離的研究，也就是經度的研究，頗能專心致志，樂此不疲。無奈那時候的人士，都是固執一己的成見，於麥哲倫之所為，自然不願意和他表同情了。至於葡萄牙王麥紐爾則又不看他七年服務的功勞而加以重用，並且待他非常冷淡，有時還對於他深表不滿，這時候麥哲倫之不得志，是可想而知了。

說到那時候的君主——不特葡萄牙王麥紐爾是如此——都願意得到前往東方的通路，所以西班牙則探險於加勒比安海 (Caribbean Sea)，英格蘭則力求西北通途 (Northwest Pass-

age) 葡萄牙雖然已經確實尋到前往東方的海路，但是一行約有一萬二千英里，相去不免太遠，往來過於廢時。不過在麥紐爾的心目中看來，得到這樣一種成績，已足躊躇滿志。所以麥哲倫雖然做過竭力的研究，深知摩鹿加羣島的地位，實在教皇劃分與西班牙的那一邊，他的觀察點既然如此，所希望的便是在建議他的計畫之前，預先得麥紐爾的美意。誰知麥紐爾的美意竟成夢想，而且還當致力於戰爭，所抱大志，幾成畫餅，麥哲倫這時候的境遇，真是煩惱已極了。

原來在一五一三年八月，葡萄牙因為摩洛哥亞宅默爾 (Azamor) 地方的摩爾人 (Moors) 違背條約，於是興師撻伐，以四百艘船隻，載着一萬八千人前去攻打，麥哲倫也加入在內。以如此的雄師，攻擊力量相差很遠的敵兵，真是摧枯拉朽一般，自然很容易的達到勝利的目的，無怪摩爾人雖然竭力抵抗，終究無能為力，馬上打得落花流水，不必經過長期間的戰爭，這些摩爾人已經儘成俘虜。不幸麥哲倫在開始打仗，就受了傷，所以暫時不能在疆場效力，只能留在後面管理那些擄掠到的物品。如此一個職務，即以一個性情極其冷淡的人去充任，也當覺得煩悶，而況麥哲倫又實在不是一個性情冷淡的人呢。加以讒言孔張，衆口一詞的說他將所獲的畜羣賣轉摩爾人，此種境遇，

叫麥哲倫如何能夠忍受。而且他對於這種大興撻伐之師以求勝利於外國，已經覺得生有厭心了，而且在他的方寸，還縈纏着比較重要的事情，打算替王家另外幹些事業，因此他就逕返葡萄牙。

從前的時候，葡萄牙的慣例，凡貴族曾替國王服務出力的，便可以視為王族的一份子。但是這幾年來，這種為國王出過力的貴族自然日見增多，所以只能每月給他們一筆生活費，不過這種生活費數目很小，麥哲倫只得請求將俸祿稍事加多，不料麥紐爾又加拒絕；而且這時候由非洲又來一個報告，說麥哲倫之離開軍隊，並沒有得到許可，是私自逃回里斯本的，此外又告他和敵人貿易的罪名，於是麥哲倫奉命回至亞宅默爾待審。

他到了亞宅默爾，卻又不曾受着審問，也不會被控，也不會有人來作原告，給果宣布無罪。麥哲倫就又回到葡京里斯本。但是自此以後，就更不得志於國王。當麥哲倫接二連三遇到這些波折的時候，在新大陸又有一件新的大事出現，即拔爾波亞（Vasco Nuñez de Balboa）曾經橫經巴拿馬士股（Isthmus of Panama）而見陸地那一邊的大洋。麥哲倫聽到這個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寫信給留居於杜內脫的朋友塞刺諾（Francisco Serrano）說道：『不久我又可以和你

晤面了，如果不取道葡萄牙人所探得路程，便當取道西班牙人探得的路程，因為我的事業實有向那面出發的必要呢。』據他這一封信看來，他之前往杜內脫，可以向東前往，也可以向西前往，不過在此信的字裏行間，他的志願實在是想環游世界，橫渡南海（South Sea）而至香料羣島（Spice Islands）。因為那時候的情形，倘若葡萄牙不主張曉得一條新路，那末西班牙人便可以向西航行，而將摩鹿加羣島以及羣島東面各新地都據為己有了，因此他又不得不再去見國王。

但是他去見國王的結果，仍舊毫無裨益，原來他曾經請求他的俸祿是否可以增加，但是所得的旨意則為不能增加了；他又曾經請求王家是否能夠再給他一個機會，不致使他抱向隅之憾，但是所得的旨意，則為不能再有了；他又曾經請問本國對於他是否再不能夠有所任用，而所得的旨意則正如他之所說；他又曾經請問本國對於他既然不能任用，倘若他國能有用他的時候，是否可以容他前去服務，而所得的意旨，則為他欲如何便如何。事到如此，麥哲倫已知在本國不能有為，倒也死心塌地，預備求行其志於他國了。

麥哲倫所欲前往干請的國家，無非是西班牙，不過在他去請求之前，不能不有確實的計畫，於

是他又回去致力於經度的研究。在他長期間的探討之中，他又遇到一個膽怯心細的學者，名叫法利羅（Ruy Faleiro），麥哲倫就將他久蘊於心的計畫和他磋商，這位法利羅先生，雖然以在圖書館中瀏覽羣書為畢生的事業，但是對於航海術和天文學卻有極深的研究，當他聽了麥哲倫的計畫之後，便聲稱這是可以實行的。麥哲倫從此越加熱心，而且就他的計畫預備了一篇說明，藉以駁倒那些反對的論調。

麥哲倫又從事於他的計畫，再經過五年之久，方才克底於成，從前空泛的觀念，到了這個時候，已有確定的綱領。策略既然預備端正，他就開始實行，在葡萄牙既然完全沒有希望，於是在一五七年——這時候他的年紀已有三十七歲——他就不承認為葡萄牙的公民，忿而前往西班牙去了。

四 有志竟成麥哲倫準備西航

一五二七年十月二十日，麥哲倫到了西維爾（Seville），此城位於高特爾基維爾河（Caudo-alquivir）濱，景色和里斯本大不相同，只見屋宇宏大，宮庭壯麗，而且橘樹很多，覺得喜氣洋溢。所以從前麥哲倫初到里斯本時已覺得驚惶失措，現在來到西維爾，彷彿又換了一個世界。所接觸的事物，又換了一種情形，自然更足以引起他的興趣了。西維爾在西班牙各濱海的城市中可居首位，而西班牙這個國家，由葡萄牙人的眼光看來，實爲一強大的邦國，而且海上的事業也曾有很光榮的造就，無怪麥哲倫一至此城，便覺得希望無窮，大有樂不思蜀之概了。

不過他到底是葡萄牙人，他現在情願將母國置之不顧，而來異地客居，無非是要實行他的計畫，達到他的目的，所以不惜排萬難，冒萬險，犧牲一切，以求鄰國的幫助。如此一來，因爲西葡兩國對抗的緣故，他就不得不敵視葡萄牙，於是他又添上一重煩惱，即葡萄牙王麥紐爾如果曉得他的行止，坐視本國的子民反而替他的敵國服務，不免由怨而恨，由恨而怒，並且他的爪牙四布，無遠弗屆，對於他的企圖，必定多方阻礙。他想到這裏，以前的希望，就又風消雲散，反覺得前途茫茫，毫無把握了。

法利羅仍舊在里斯本，也許將他的經營洩漏出來。雖然他曾經和法利羅約定，倘若未得他的同意，斷不可將他的計畫告訴別人，不過或者有人加以恫嚇，也足以使法利羅將他的計畫全盤托出。那末以葡萄牙國王的力量，無論如何總有破壞他的計畫的可能，即使要將他置於死地，也是非容易。而且西班牙又不能夠加以保護，因為西班牙從前永不會聽到麥哲倫其人，即使他將他的計畫上達於西班牙王，但是西班牙王必不會替他費心，所以他到了西班牙之後，反而覺得躊躇不寧呢。

在西維爾，葡萄牙人和麥哲倫一般前來尋找機遇的還是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地愛戈巴波沙 (Diego Barbosa)，現在已做到武庫的司令，他居留在西維爾已有十四年。他的兒子叫做杜亞脫 (Duarte)，則曾在遠東航行，足蹟所至，也很廣泛，而且曾經將他的經歷做成遊記。此外又有一人名叫散諾爾巴波沙 (Señor Barbosa)，他還是麥哲倫的父執，從前也居在薩勃羅沙。麥哲倫前去訪他，備受歡迎，而且留在他的家裏，視作上客。這三個人常常談到航海術和天文學，又常常談到大海中行船的方法，而且還談到探險的事蹟。散諾爾巴波沙從前曾經備辦過不少的艦隊，杜亞脫

則很能夠曉得一些東方的情形。至於麥哲倫所成的事業，也正不少：他曾兩次繞過好望角，兩次到過摩鹿加，四次橫渡印度洋，而且又度過七年的軍人生活，上下於馬刺巴爾的海岸，他又曾三次受傷。當他們各談過去的歷史，散諾爾巴波沙的女兒俾脫利茲（*Beatrice*）總在旁邊聽得津津有味。三人既成莫逆，散諾爾巴波沙就提起馬千左（*Don Sancho Matienzo*）和阿朗大（*Juan de Aranda*）二人，他們是印度院（*India House*）的主腦，和他很熟悉，如能得他們的臂助，不難將麥哲倫的計畫轉達國王。

這樣一來，麥哲倫彷彿在大霧漫漫中得到一個指南針，成與不成雖不可必，但是總算有了一線的希望。於是他就將他久蘊於心的計畫送到印度院。原來西班牙之有印度院這樣一個機關，所辦的事，並不如他的命名之狹窄，舉凡和外國的商業交通，以及航海者的訓令，最近水路測量的報告，航海的地圖，航行的指導書，航海的公報，都是由這個機關預備的。麥哲倫的計畫既然送到印度院，阿朗大還要他詳加說明，這纔是第一個有權力的人要聽麥哲倫的心得。麥氏遇到如此一個知己，自然將他的作爲很懇切的很熱心的說了出來。阿朗大聽了之後，頗加贊同，頗願意助他一臂之

力，於是麥哲倫的計畫，得以逕達西班牙王。此時麥哲倫真覺得大運將至，爲始料之所不及。但是葡萄牙王的爪牙卻也聞知其事了。

話分兩頭，現在還得插入一件瑣事，即俾脫利茲既然聽到麥哲倫過去的身世，不免發生一種憐惜之心；再又聽到麥哲倫將來的計畫，不免又引起了一種贊歎之心；對於麥哲倫也就另眼看待。而麥哲倫則懷才不遇，僕僕風塵，得一巾幗中的知己，自然也覺得意相見已久，他們倆由敬生愛，不久就實行結婚；而且當麥哲倫前往瓦拉多利（Valladolid）時，她也隨着同去。

在他們正要動身之前，法利羅剛好由里斯本前來，參與他的計畫，於是他們到得瓦拉多利去見國王查理斯第五（Charles V），麥哲倫獻上繪得很詳細的彩色地球儀，上面標明他所計畫的路線。他對國王解釋道：假使香料羣島能由向西的航路直達，『那末因爲香料直接來自產地運到西班牙來的，當然更加低廉了。』至於美洲南方海峽之尋覓，『他必定沿着全大陸的海岸駛去，一直駛到和好望角相類的地角，而且在駛往香料羣島的途中，必能如他所望，發現許多新陸地。』國王對於這個理想，頗加贊許，還有那位很有權力的主教方薩加（Juan Rodriguez de Fonseca）和

哥倫布是不容並立的對頭，對於麥哲倫的企圖也頗稱是，而且在旁竭力慫恿。於是麥哲倫等在一五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和國王訂立契約：即此次旅行，除一切開銷之外，凡有利益當以二十分之一賞給他們；再則如有陸地發見，則當將這些地方賜與他們和他們後嗣去管理。

契約訂定之後，又經過許多波折，方才買到五隻大船，其中最大的一艘爲聖安多尼俄號（San Antonio），載重一百二十噸，不過這隻船行駛頗不敏捷，故他反將載重一百十噸的脫利尼大號（Trinidad）作爲旗船，因爲此船雖然稍爲小了一點，但是船身堅固，較爲有用。此外還有三艘：一艘爲康塞普興號（Concepcion），載重九十噸；一艘爲維多利亞號（Victoria），載重八十五噸；一艘是散地牙哥號（Santiago），載重七十五噸。船隻預備端正，於是又及人選，人選既定，方才把所需要的東西，裝上船去。

所載的物件，關於軍裝的：計有長砲五十八尊，鷹砲七尊，大射石砲三尊，短砲三尊，火繩槍五十支，供作彈子的鉛以及鉛製和石製的砲彈六千一百九十七磅，火藥五千磅，橫弓六十把，矢三百六十打，投槍九十五打，標槍十打，矛子一千支，長戈二百支，扁戈六支，小甲一百副，附有臂套護肩和首

鎧，胸甲一百副，附有護喉，盾二百具。至於麥哲倫自己所用的，又有鎖子鎧一襲，甲冑兩套，劍兩把。

關於食物的計有船上所需的餅乾二萬一千三百八十三磅，酒大小六百七十桶，麥粉五大桶，豆五千磅，山藜豆九百磅，扁豆二百磅，大乾魚二百三十八打，鱈魚二百大桶，乾豬肉五千七百十二磅，米三百二十二磅，大蒜和葱四百五十串，糖五百八十八磅，蜜一千五百十二磅，無花果十六桶，葡萄乾覆盆子和杏仁三千二百磅，酸醋五千六百磅，奶餅九百八十四塊，芥粉一百磅。

屬於用具的：菜碗一百隻，羹碟二百隻，屠刀一百把，木製的食盆六十六個，搗臼十二個，大木盤九十四個，量杯四十二個，大鍋六隻，罐六隻，爐二座，溶化瀝青之用的大壺一隻，鎔鐵爐一座，附有風箱，鐵砧一塊，附有打鐵的傢伙，庖廚生火用的風箱十二對，管事員所用的掛鎖三十五把，會計員所用的空白簿子十五本，漏斗十二個，打印的鐵碼二十八磅，作為檯布用的帆布四十碼，鼓五面，手鼓二十面，燭一千四百磅，加以裝飾作為敬神之用的蠟燭九磅，燈籠八十九盞，大船燈二盞，附有燈芯，藥箱一隻，附有銅搗臼一套，以備藥房中之用，繩索十五磅，粗布三十二碼，彩旗八十面，塔夫綢的皇家旗一面，脫利尼大號船上的額外小舟一艘，大魚網兩個，鏈鈎六個，木材四十車，行彌撒禮的用具

兩套。此外還有手鐮、手鐐、鐵鏈、鉗子、鎚子、篙、鈎、鑽、和鏟、鐵塊、塞漏用的麻根、瀝青、柏油和松香、剩下的木塊、唧筒用的熟皮、水桶、鋸、細鑽、和錐的曲柄、瀝青刷、釘、繫釘、針和線、預備着的帆桿、蓆子和籃子、裝桶和琵琶桶、魚叉和魚槍、釣線、浮標和一萬○五百枚魚鈎等東西。

上面所舉的都是船上的設備和必需，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貨物屬於貿易品類的：則有水銀二千磅，硃砂三千磅，明礬一萬磅，顏色布三十疋，紅色染料二十磅，極美麗的織物三疋，毛絲織品八疋，顏色的天鵝絨兩疋，染色的粗麻布五十疋，象牙一千磅，塊銅二萬磅，鉛一萬磅，普通的紅色帽二百頂，顏色手巾二百方，銅鐲四千隻，盆二百二十四隻，魚鈎一萬枚，價錢極廉的小刀四百打，是德國所製造，剪刀五十打，鏡子一千面，水晶五百磅，小鈴二千個，此外則還有梳子等物。

除了上面所述的這些東西之外，後來又想到還有一些需要的物件，於是又再行添置：計有獸皮七十六張，是用來做成刷瀝青的刷子的，大的瀝青杓三個，弓絃一百二十束，而且蜜蠟一物，除了帆匠已有預備的之外，更又添置許多，以備擦光弓柄之用，藏有火藥的角五十隻，砲火藥線一筒，槓棹果一大箱，續隨子三甕，旁及大鑊上所要用到的鐵鍊，剃頭匠所要用的磨刀石，三個銅製的觀象儀，

船上所用的一個桅上的大錘以及正拿去修的羅盤，也都叫人去催去問，再加上七十七正帆布，所需要的東西總算完全。

現在我們還談一談徵募夫役的情形，因為這一次旅行，前途渺茫，萬分危險，誰願意將性命來供兒戲，所以雖然在西維爾，加的斯瑪拉加等處鳴鼓宣讀諭旨，而應徵者終究不能很多。及到後來總算湊到二百七十八人，但是並不完全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其中也有巴斯克人（Basques），法國人，英國人，西西利人，佛來銘人（Flemings），尼奧波里頓人（Neopolitans），希臘人，日耳曼人，熱那亞人，科非奧人（Corfoces），此外又有加那列人和馬得拉人，黑人和馬來人，他們都將行李放在底艙，而來艙面開始工作。

一切都已就緒，這時候又有一人帶了介紹信，由巴塞羅納（Barcelona）來見麥哲倫。他也會懂得一些航海術，只因聽到此次遠征，所以前來請求加入的。他也不要薪給，所希望的只是能夠隨着麥哲倫去到那些人所不知的地方，藉以一廣見聞罷了。而且他還要將此次航行的所遇記了下來，以惠友好。麥哲倫見他去志殷切，不便拒絕，於是便答應了他。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皮加斐塔，他

是羅德斯 (Rhodes) 的一位武士，現在是羅馬駐西欽差的副吏。好得這位武士同去，麥哲倫的事蹟方才靠着他這一支筆記述下來，傳諸後世，否則麥哲倫大功雖然告成，而一路的遭際，卻是無人知道，而本書也無從做起了。所以皮加斐塔之能達到游歷的目的，實有賴於麥哲倫；至於麥哲倫的困苦艱難以及他勇敢不撓的志向，則又有賴於皮加斐塔，方才能膾炙人口，千古不朽呢。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現在還當述及船上重要職務的分配了：在脫利尼大號，哥麥司 (Eataban Gomez) 爲總引導，奔查羅爾 (Juan de Punzarol) 爲船主；在聖安多尼俄號以隊長喀他基那 (Juan de Cartegena) 爲領袖，厄羅立加 (Juan de Elorriga) 爲船主；在康塞普興號，以揆薩大 (Gaspar de Quesada) 爲領袖，坎諾 (Juan Sebastian el Cano) 爲船主；在維多利亞號，以司帳員門多薩 (Luiz de Mendoza) 爲領袖，以撒洛蒙 (Anton Salomon) 爲船主；在散地牙哥號，以塞刺諾 (Juan Serrano) 爲領袖，季諾夫司 (Ballasar Ginoves) 爲船主。

當麥哲倫正在預備的時候，這個消息早就爲葡萄牙人所知道，并且明白曉得麥哲倫此次航行所取的航路，雖然向西，但是目的地卻也是香料羣島，於是大爲憤慨。他們力勸西班牙國王拋去

這個計畫，否則他們定要設法刺殺麥哲倫，並且定要煽動他的臣民反對他。然而麥哲倫不顧葡萄牙人的一切陰謀，仍舊毅然決然的處置一切，及到事物已齊，職務已定，於八月十日，他就率領他的五隻船開往聖盧卡（San Lúcar），宣誓對於西班牙國和國王當盡忠到底。再又添置一些設備，在一五一九年九月二十日起程，去做他們空前航行了。

五 麥哲倫覓見麥哲倫海峽

這五隻船結成一隊，向東南前往加那列羣島（Canaries）。這時候天氣頗佳，順風吹送，一路揚帆進行，只見天際白雲，縈迴繚繞，水上白泡，映日如珠，海豚跳躍於帆影之下，飛魚輕掠於船首之前，船上的舟子，目睹如此的佳景，手操各種的工作，明知此番遠行，還鄉無日，只因大利所在，王命所驅，不得不入渺茫的大海，以求達到渺茫的志願。而且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海中又另外有一種樂趣，航行也不見得有什麼困難，萬想不到狂風巨浪的恐懼和危險呢。

行了六日，他們就看見前面水平面上有一片黑色，漸行漸近，只見騰涅立夫峯（Peak of Tenerife）高聳於海上。這五隻船在那裏逗留了三天，採取飲水木材和肉類，然後又前往此島南端的奔德刺斯加（Punta Rasca），裝載瀝青。這時候有一隻輕船，揚着西班牙的國徽，繞過小岬，拋錨停泊，船主立在船旁，要和麥哲倫談話。於是放下一隻小舟，搖到脫利尼大號，他就走進麥哲倫的艙房裏去。原來此人是印度院派遣來替巴波沙帶信給麥哲倫的，信中所說，大概是如此：『你當善自留意，因為你手下的船主，曾經告訴他們的朋友和親戚，倘若稍有困難，他就要將你置之死地……你的船主已經決意和你反抗了，尤其是喀他基那。』麥哲倫看了此信，對於來人深表感謝；但是他既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能夠成行，斷不願因此半途而廢。來船使命已盡，也就拔錨回去。

十月三日的半夜，麥哲倫命令各船拔錨起程，向南開行，在黎明的時候，他們只見騰涅立夫峯在船後的水平線上成爲一片黑影了。他們的路程逐漸的要靠近非洲的海岸，不久就到了威得角羣島（Cape Verde Islands）的東面。在羣島和大陸之間，天氣異常惡劣，出乎他們所料。沿着幾內亞海岸航去，一路都有迎頭大風，激成巨浪，每夜脫利尼大號船上的懸燈，總被煙雲斜雨，遮得暗昧

不明；日間則覺得天氣陰沉，水聲澎湃，令人不歡，以致不能張帆行駛。及到有一日，信風和暢，水光閃耀，非洲的山嶺蒼然欲滴，特立於明朗的空氣之中，也遠遠的可以看見，方才敢張帆開行，不過以西南的方向前進。一路行來，喀他基那對於麥哲倫果然屢次有不滿意的表示。某一日，麥哲倫召集衆船主在他的房艙審問維多利亞號船上的一個水手，及到案情已經調查明白，喀他基那對於行船的路程又和麥哲倫發生違言，麥哲倫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忍無可忍，就將他交給門多薩看管起來，而且將聖安多尼俄號交給可加（Antonio de Coca）去率領。

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們就望見新大陸了。在聖奧斯丁角（Cape St. Augustine）登陸，這裏遇到一個白人，名叫加拉勃羅（Juan Lopez Caraballo），他是那次索利斯（Solis）的慘劇中倖免於死的一人，他住在這兒已有四年之久，他將這裏地方的情形和土人的情形告訴麥哲倫。於是麥哲倫發令叫衆人不得有挑撥的行爲，而這裏的人都羣集岸邊，以物換物，各取所需，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至於這些船上的人，因為經過令人煩厭的大洋，忽然來到此鄉，居民既和藹可親，食物又源源不絕，大有樂不思蜀，終老於此之概。但是他們之樂，並非麥哲倫之所樂，他的心目中仍以急登前

程爲事，原來他的志願不僅一圖溫飽，倘若只顧口腹之奉，又何必遠涉重洋，作此冒險生活呢。

十二月十三日，船隊進了里約熱內盧的聖大琉細亞灣 (Bay Santa Lucia)，這裏的地方情形，加拉勃羅也知之甚審，居民是食人的，而且習俗也是大不相同。第二個停泊處，便是拉巴拉他河，這條河以及河口北邊的小岬，都是以聖大馬利亞 (Santa Maria) 爲名，而且從前又曾有人以爲這是一條海峽，可以由此通至南海。索利斯 (De Solis) 曾往尋探，後來來到內地，打算找到中國，終究爲土人所殺。這裏的海岸，非常險惡，氣候也變動不常，而且天空也不大有清明的時候。

沿着海岸南行，他們來到一羣小島。島上企鵝和海豹都很多，頗足以慰朵頤。一直前去，到得南緯四十九度，氣候都很好，這時候正當三月初。以後又逐漸變壞，他們在狂風怒浪中掙扎了好幾天，方才來在聖朱理安港口 (Port St. Julian) 停泊，此時正是一五二〇年三月的最後一日。這裏雖然異常荒涼，但是魚類和海禽卻很豐富，到了此處，又有兩件要事不可以不記：一件便是麥茲基 (Alvora de la Mezquita) 代替可加爲聖安多尼俄號的領袖；一件便是麵包和酒已逐漸的減少。因爲糧食減少的緣故，於是大衆不免嘖有煩言，而且各船的船主，也都人同此心，以爲此次長

征業已失敗。原來他們以前都聽信麥哲倫的言語，只要前行，自當有海峽可通。但是所費的時日已經不少，而那個日夜所盼望的海峽，卻是毫無影蹤。所見的不是冰雪，便是荒地，所聞的不是風聲，便是水聲，於是他們要求返航，至少也當增加糧食，否則他們不免要同死於這可怕的地方了。

不料麥哲倫意志非常堅決，仍舊毫不懷疑的對他們說：海峽是一定有的，現在既然奉了王命前來探覓，斷不能半途而廢。至於食物，則所至之處，也多所出產，何必定需多量的酒和麵包。到了次日，即四月一日，麥哲倫召集各船主，各領袖，各舵工，各職員，上岸舉行彌撒祝典。門多薩和揆薩大都不肯前來參加。四月二日的清晨，麥哲倫派出一隻小船，叫聖安多尼俄號船上的人上岸去找水，不料竟至抗不從命。原來麥哲倫所領導的這五隻船中，已有三隻——聖安多尼俄號，康塞普興號，維多利亞號——和他反對，打算駛回西班牙去。於是麥哲倫嚴行討罪，他先施了一計，殺了門多薩，而將維多利亞號收回，而且聖安多尼俄號和康塞普興號也先後爲他所敗。麥哲倫將這些叛徒一一加以審判，定揆薩大處以斬首之罪，并使揆薩大的奴僕摩利諾（Luiz de Molino）爲劊子手。又定喀他基那和來印納（Pedro Sanchez de la Reina）以棄於荒土之罪，至於其他四十人則皆赦

免。

自此以後，就沒有一個人敢不服從了。船員們都下了決心，情願隨着麥哲倫去度寒冬，雖然辛苦危險，也都不在心上，而且寄身於此氣候凜冽的海濱上，他們也並不覺得絕無興趣。因為這些人已在此地看見駝鳥、狐狸和兔子了。此外還有一件事情使他們更覺得有趣的，便是在他們兩個月不曾看到別的人類以後，忽然看見一個巨人，在海灘上舞着歌着。據皮加斐塔所記述：『他真是很長，在我們這許多人中最長的人，也只能及到他的腰部……他有滿臉塗着紅色的大臉，他的眼圈塗着黃色，在兩頰上畫着兩個心臟，他只有一點頭髮，則又塗成白色。』他的衣服是駝皮做的，隨身帶着一把弓，一些石鏃的羽箭。麥哲倫給他一面銅鏡，這巨人看見鏡裏他自己的影子時，不禁大為驚恐，向後亂跳，以致撞倒了四個西班牙人。

不一會兒，就有好些巨人來看這些前所未見的白人；麥哲倫稱他們爲巴塔哥尼亞人（Patagonians）即「大腳民族」Big-footed people 的意思，所以到了現在，這一個地方就以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爲名了。他們是一個親熱的民族，但是膽子又顯見是很小，這是可以有充分的

理由來證明的。原來麥哲倫曾經捉到兩個巴塔哥尼亞人，釘上鐐銬，預備帶回西班牙去獻給國王，自此以後其餘的就再不敢來觀看，也不敢公然前來對敵，只敢躲在叢林裏面向他們放射冷箭。

過了五個月，冬天已逐漸的溫和起來，於是這船隊又緩緩的向南開駛，前往找尋海峽了。在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一日，突見這低下凜冽的海岸豁開，船隻就都駛入這個寬廣的海灣裏去，此時麥哲倫不禁狂喜，心絃跳動得分外急速，因為這個海灣很像海峽的入口呢。他彎了進去，將自己所乘的一隻停泊在深水裏，派遣在前面那兩隻船先去探察此灣是否又是一個河口，不料過了兩天，那兩隻前往探察的船卻還不見回來，麥哲倫深恐這兩隻船在夜裏暴風雨大作的時候，觸礁沉沒了。『正在這般懷疑的當兒，』皮加斐塔說：『我們看見那兩隻船揚着風帆，飄着旗幟，對着我們駛來，當她們駛近我們的時候，突然鳴砲多聲，此時我們非常快活，也就放砲歡呼回禮，並且表示敬祝之意。後來我們大家一齊感謝上帝，向前駛去尋找。』原來這兩隻船在發暴風雨的時候，實在幾乎要遇到覆沒之險，幸虧她們駛到這個大海灣很遠的盡頭，躲避在一個避風港裏，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港，而為一條狹窄的水道，由此過去又是一個寬廣的海灣。『於是再向前進，』皮加斐塔曾經這

樣的記載：『他們又發見了一條海峽和一個比較前兩個更大的海灣，他們看見非常快活，所以連忙駛了回來報告總船長。』

這船隊循着這海峽彎彎曲曲駛了一個月左右，但是還找不到什麼盡頭。這裏已不見那種濯濯不毛的平原，只有上戴雪帽眩人眼目的高山，山麓則有蒼翠的森林。據皮加斐塔所說：『我以為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個更美麗的地方，或更優良的海峽了。在這海峽裏，每隔一哩半的距離，總可以找到一個優美的港，平靜的灣，柏樹叢生，鱸魚成羣，而且有滋味鮮美的芹菜。』在這裏，炎夏的時候，夜長只有三小時，所以好像常是白晝。

當這船隊剛纔駛過闊大的海峽，水路又分而為二了，因此麥哲倫就將船隻分為二路，向前進行。可是前面仍舊看不見有什麼大洋，於是麥哲倫只得又將船停泊在深水裏，差水手乘坐小船到前面去探察。不到三天，他們都回來了，口裏大呼他們已找到這海峽的盡頭，而且已經來到「遼闊的大海」了。麥哲倫聽了這句說話，雖然意志堅定，卻也不能無動於中，竟至歡喜得流下淚來。於是下令鳴砲前航，駛出海峽，進至茫無涯際的太平洋。後人因為這條海峽是麥哲倫所探明，所以就稱

之爲麥哲倫海峽 (Magellan Strait)。麥哲倫果然發現這條歐洲人找尋了幾近三十年的海峽了，西班牙的船已可以取道向西的航路來到太平洋了，至此已沒有人再會懷疑香料羣島近在咫尺，他們的航行成功在即的理想了；但是他的計畫還只能成就了一半呢。

六 目的已達賚志而亡

當麥哲倫在太平洋中航行的時候，所剩只有三隻船了。原來在未會行到麥哲倫海峽以前，那隻散地牙哥號已不幸而破壞，於是麥哲倫將散地牙哥號船上的水手分派於其他四隻船上使用，而且命巴波沙 (Duarte Barbosa) 率領維多利亞號，麥茲基大率領聖安多尼俄號，薩郎諾 (Juan Serrano) 率領康塞普興號。不料在穿行麥哲倫海峽以前，康塞普興號又私自逃回西班牙去，以致餘下三隻船的食糧實在不夠供給全體的水手。到得後來，除了虫蝕的乾麵包屑和渾濁的飲水之外，竟至一無所餘，於是大家也捉了船上的老鼠以爲食，甚至在海水裏浸過的皮碎也拿來充飢。其

中有大多數人因此餓得生病，還有許多人因此餓死，這是當然的了。上面所述，不過要使讀者明瞭麥哲倫此次航行的苦況，以及他不折不撓的精神。現在又當說了轉來，講一講他在太平洋中的航程了。

他們自從離開麥哲倫海峽之後，仍舊繼續在茫無邊際的大海中航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星期一個一個的過去，及到一五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據他們船上所估計，正來到南緯十六度十五分的地方，忽見有一小島，樹木扶疏，海鳥迴翔，卻不見有人類的蹤跡。再往前行，至二月四日，又見一島，不過也是很小的島，上盡是荒地，並無食物可尋，也和前面所見的島一般，惟鯊魚環游島旁，其數甚多，故麥哲倫名之爲鯊魚島(Shark Island)，而第一島則以聖保羅(St. Paul)爲名，並且合稱之爲不幸羣島(Unfortunate Isles)。至三月六日，據船上所估計，正在北緯十六度的地方，忽然脫利尼大號船上放了一鎗，原來在船的右舷又看見陸地了。過了一會，在船的左舷，又看見兩塊島嶼，遠山隱隱，高聳於碧海之上。當他們再近去一點，就又看見黃色的沙灘，油然的綠樹，那些工人都駕着以棕葉爲帆的低矮小船，向他們盪擁而來，有些甚至爬上他們的大船，一心一意想偷這些西班牙

牙人的財物，所以麥哲倫稱這些島嶼爲拉德倫羣島 (Ladrones) (意爲海賊，即馬利亞納羣島 Mariana Islands) 或強盜羣島 (Robbers' Isles)。可是這裏也有一種好處，便是可以得到食物的供給，如椰子和皮加斐塔稱爲「一尺長的無花果」的香蕉，差不多到處可採。所以那些臥病不起或疲敝不堪的水手，至此都已覺得好了許多，竟可以坐着高談闊論了。船上裝滿果實和菜蔬之後，麥哲倫就又命令啓帆西行。

至三月十六日的清早，太陽尙未上昇的時候，就又看見一塊陸地，這是一座小島，而且並無人居。於是他們駛上前去，停在一個小灣之中。香料的氣味，芬芳撲鼻，一陣陣的從岸上送了過來，彷彿告訴他們航行的目的已經達到。原來這就是斐律賓羣島中的撒馬 (Samar) 島呢。他們就以棕樹幹和風帆做成篷帳，而且將病人移在沙灘上涼爽的蔭蔽之下，微風習習，頗足快意。其餘的人，則前往島的各處，尋覓淡水。此夜就將由拉德倫帶來的一隻豬殺却。

每日麥哲倫必定親自上岸去看病人，而且給他們飲可乳汁，而且確實告訴他們各種困難都已過去，現在他們已經到了所欲到的地方了。他們受到這種的慰藉，得到充份的食物，來到這樣

的境遇，身體也就逐漸的復原。至三月二十五日，麥哲倫又將篷帳拆下，那些病人又都回到船上，於是重新開行。當他們正在開始行動的時候，皮加斐塔忽然跌入水中，而且無人看見，他就拼命的叫喊，但是也無人聽見。他的性命正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幸虧風力甚弱，船行甚緩，有一根帆索掛在水中，他連忙捏牢，再又高聲大喊，方才爲人救上。

這三隻船在羣島間取西南方向開行，至二十七日的夜裏，忽見西邊岸上有火光。到得次日早晨，就看見那裏有人居住。麥哲倫將船靠近岸去，又見有一隻小船載着八個人向着他們迎來。這時候麥哲倫忽然想到那個從麻刺甲帶來的奴僕亨利（Henrique de Malacca），叫他用馬來語和這些土人說話，他們居然能夠懂得，而且能夠回答。麥哲倫此時已經證明他們終究到了遠東了。麥哲倫要請他們的管帶到船上來，但是他覺得有所不敢，於是麥哲倫取了幾樣禮物，浮在一塊板上，送去給他。他深表謝意的收下；據他所說，這個國度叫做瑪梭阿（Masana），上面也有國王，他當將這三隻船來到這裏的情形前去奏知。他又派幾個人送一籃生薑和一大條金子到船上來，麥哲倫就將生薑收下。這幾個人在船上逗留片刻，也就回去。

二十九日的早晨，麥哲倫派亨利上岸去見國王，藉以說明西班牙人之來此，是並無惡意，而且說明他們所需要的是食物。國王聽見如此，就帶了八個侍從來到脫利尼大號船上，他帶來送給麥哲倫的東西是三大罐的米，許多乾魚等等。麥哲倫送給他的東西，是一件土耳其式紅色和黃色的袍子，一頂極美麗的紅色帽子；他又拿出一些鏡子和小刀分給這些侍從的人。麥哲倫又重新說到他們之來，毫無惡意，而且希望國王將他看做是兄弟一般。至於國王的表示，則也極願意能夠如此。

自此以後，他們就時常往來。據皮加斐塔所記載：『我們到國王宮裏去，王宮的建築材料和方式，和貯藏乾芻的田莊相似，上面用無花果樹和棕樹的葉覆蓋着，建築的基礎是在離地很高的大木材上面，所以到宮裏去必須走上台階和扶梯。國王請我們在蘆蓆上坐地，我們就依照他們的習慣，盤膝而坐，半小時後，方才拿出一些食物來，是一碟燻魚片和臨時採來的鮮薑，而且也有酒供客。』

這個國王是『我們在這些國家內所見到的許多人中最文雅的人了，他有拖到兩肩上的漆黑頭髮，頭上纏着絲頭巾，兩耳掛着兩隻金的大耳環，腰部則有一片間着絲的棉布，下垂及膝，身旁則佩着長柄的金匕首。』而且這個國王待人也很有禮，對於麥哲倫也不因為他是白人而見疑。三

月三十一日，麥哲倫差人請他參加耶穌復活節的典禮，他就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並且偕同他的兄弟一同前來。麥哲倫等造成一個十字架，要想豎在此島最高的山頂，他也非常情願。十字架豎好之後，他又跪着祈禱。當他們走了回來的時候，麥哲倫在路上就告訴國王，他們已不能久留，行將他去，且又詢問國王最好是前往什麼地方。據國王所說：塞布（Cebu）島最滿人意，倘使麥哲倫一千人能夠再等三天，使他將稻收穫完畢，他也可以同去，做他們引導。到了第四天，他們就又起程，向西北開行。至四月七日，他們就駛到菲律賓羣島中最大的塞布島了。

他們和那裏的人民訂結和平契約，開設一鋪商店，銷售他們從本國帶來的各種貨物。土人們以金子來掉換金屬，鐵，以及別的大件貨物；以米豬山羊和別的食物來掉換小件貨物，雙方各得其所。不過麥哲倫還覺得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這些人民進了他們所信奉的基督教，他們佈道，並且懇求他毀去他們所供奉的偶像，其中有許多人就遵從他的說話。至四月十四日，這是一個禮拜日，塞布國王王子和他們的幾百個臣民，以及瑪梭阿國王都在很偉大的儀式中受了洗禮。這新宗教發達得很快，不消一星期，這島上的人民全體都是基督教徒了。而且這國王還

有對西班牙國王當永遠加以信仰和服從的約言；他又恐怕麥哲倫不信他的約言是出於至誠，所以更用幾對粗重的金手釧金腳鐲和嵌着珠寶的耳環相贈，作為徵信之物。

當麥哲倫宣傳教旨的時候，唯有馬克堂 (Maetan) 這個首領乞拉普拉普 (Chilapulan) 公然的反對，因為他平日對於國王的命令久已漠然視之，於是麥哲倫派人焚燬他們的村莊，並且在其處立了一個十字架，這是以前的事情。不料禍根深種，麥氏就因此而喪其生呢。在四月二十六日，忽有一人由馬克堂來到麥哲倫的船上，原來他是一個小首領的兒子，是奉父命來送山羊與他們的，且又說明他們為乞拉普拉普所監視，雖有貴重的禮物，實在無法送來，因為乞拉普拉普的村莊雖然被焚，但是他好亂性成，對於塞布國王更覺得恨之切骨，對於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還要誅滅乾淨。倘若麥哲倫能夠與以臂助，能夠在那一夜運了一小船的戰士前去，他必定能夠戡平亂事，化干戈為玉帛。這位小首領的兒子更自矢忠誠，決無異志，也就離船回去。

據皮加斐塔所說：這時候他們就勸麥哲倫不可冒險前往，『但是他卻是好像一個仁慈的牧人，決不肯拋棄他的羊羣。』因為塞布國王既然和他成了朋友，而且他又曾經答應幫他的忙，斷不

能言而無信。再則此次乞拉普拉普之變亂，最大的原因，實起始於他在這裏宣傳基督教義，所以他必得去幹一回。於是他就挑選了六十個人，到了半夜，這六十個人個個武裝起來，頭戴冑，身穿小甲，分乘三隻小船出發前往。塞布國王也偕同王子帶了一千人和他們同去，他們悄悄的划到馬克堂島，這時候尚未黎明，麥哲倫先叫一個人去對乞拉普拉普說明，倘若他能歸降他的國王和西班牙，那末就可以言歸於好。不料乞拉普拉普異常強硬，他的回答，卻是『我們也有戈矛呢。』

於是麥哲倫預備作戰，他叫塞布國王和他帶來的人留在後面，看西班牙人如何的能夠戰鬥。他帶了四十九人涉過淺水，前去廝殺，留着十一個人看守小船。乞拉普拉普則有一千五百人，分爲三隊，伏在砂洲上的叢林裏，看見他們勇氣勃勃毫無顧忌的前進，就將石塊槍矛毒箭驟雨一般的發出。麥哲倫知道這幾個西班牙人斷敵不過這許多土人，他就抱着犧牲的精神，叫他們回到船上去。眼見他們上了船，然後單身和那班土人作殊死鬥，他雖然腿上臂上臉上都受了創傷，可是竟維持了一點多鐘。土人也懾於他的勇氣，不敢逼近。後來他的槍失掉了，打算拔劍應戰。可是又因右手已受重傷，欲拔不能。據皮加斐塔的記載，這時候『敵人看見有機可乘，就一齊向他衝來，有一個身

佩彎刀一般的劍的土人，在他左腿上盡力的砍了一刀，這位總船長就向前仆倒了，於是土人一起圍了過來，用槍彎刀以他們所有的別種武器，把他刺戳得體無完膚。」時在一五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七 徬徨無主作歸程

麥哲倫在他心愛的香料羣島殉難了，他已實踐對於西班牙國王的約言，找到橫貫新世界的海峽，並且堅持不變地航過美洲以西的大海，而達到香料羣島了。有志竟成，他已完成哥倫布所未曾完的工作了。他已證明歐洲的船隻可以向西進行而至東方了。所以他的一個伴侶，曾經這樣的加以贊美：『他的心是銅的，他是我們的寶鑑，我們的啓示者，我們的安慰者，我們的真正指導者。』再則麥哲倫逝世之後，皮加斐塔致書於西班牙國王，對於他真可以說是推崇備至，現在不妨摘錄一段譯之於下：『但我希望陛下對於他能夠永遠紀念，矢之不忘……他所具重要美德之一，便是

雖遭蹇運，仍能保持其百折不撓的恆心；在茫茫的大海，他能忍受我們所不能忍受的飢餓……各種真正的航海技能，我們所不能懂的，他都瞭然於胸……他憑着他的天才和奮勇，雖然以前並沒有人告訴他，而他卻知道如何去環繞地球。』的確的，這幾句褒詞，麥哲倫固可以受之無愧，惟自西徂東之計畫雖然如願以償，而環遊地球之雄心，未免功虧一簣，殊足以令後人扼腕歎惜呢。

麥哲倫既死，於是薩郎諾 (Juan Serrano) 和 巴波沙 (Duarte Barbosa) 二人被舉為領導，以便繼續進行。誰知不幸之事接踵而至，一波方已，一波又來，以致同舟共難者又同遭大難。原來麥哲倫一死，塞布島的國王，聽信讒言，頓時改變了態度。從前對於西班牙人表示十分好感，表示十分親愛，現在則反而要設計謀害這些西班牙人了。在麥哲倫死了三天之後，國王邀請他們作一宴會，幸而他們沒有全體同去，那些前去赴宴的，就立刻受到襲擊，倖免於難的只有二人，其餘儘皆被害。於是他們不敢稍事延擱，馬上解纜起程，駛出那個不幸的港口。但是所剩的水手，已不夠分配於三隻船了。在波霍爾 (Bohol) 的海邊，他們只得忍痛將康塞普興號付之一炬，而將比較重要的貨物和設備分裝於其他二船，以加拉巴羅 (Juan Caraballo) 為領導，又使厄斯賓諾沙 (Gonzalo Es-

pinosa) 管理脫利尼大號。

他們這樣徬徨的西南航行，打算前往摩鹿加羣島 (Moluccas)。道經婆羅洲海岸，此時只剩下八日之糧，所以他們目前的急務，便是預備食物。上岸去詢問土人，據說前往東北的巴拉望 (Palawan) 當能如願以償。他們就依其所說，開往該島，而且在那裏小駐若干時日。旋又沿着婆羅洲海岸來到淳泥 (Brunei) 大城，有五人上岸，爲蘇丹所捉，視爲囚犯，而土人的普勞船 (prans) 又蜂擁而至，對於這兩隻船施以攻擊。他們看見形勢不對，連忙解纜張帆，以圖逃避。不料海面上又有四隻海船出現，於是他們不得不出以對敵的行爲和那四隻海船交戰，而且捕獲其二。俘虜之中，有一個是呂宋 (Luzon) 王，隨身帶着財貨甚多，還有三個美麗的女子。其結果則將呂宋王開釋，將財貨均分，這三個女子則帶回西班牙獻與王室。他們則又返航至巴拉望，將此二船移至海濱沙灘上，而加以修理。在岸上共住了六個星期，隨意工作，晚上則睡於村落之中。他們又將加拉巴羅的職務革去，另以厄斯賓諾沙爲領導。至於維多利亞號船，則由卡諾 (Juan Sebastian el Cano) 負其全責。

至九月二十七日，他們重又入海，向東開行，路上遇着一艘海船，他們將船上的食物取來，而將

此船放走。再前行，來到明大諾（Mindanao）島之南，又遇着一隻普勞船，而且也得到一些食物。此往南，至十一月六日，他們就來到吉羅羅（Gilolo）西面海中的梯圖島（Tidore），眼見島的蒼翠海濱上，聳着了香樹掩映其上的高山，此時這班西班牙人之樂可想而知。次日梯圖島的蘇丹親自乘着龍舟划到他們的船旁，請他們過船，表示十分歡迎，而且竭誠的優待。

據皮加斐塔所說：『以後他坐船到我們的船上來時，我們一一都吻他的手……而且都坐在他面前的艙板上，藉以表示我們對他異常的崇敬。當他聽到我們的來歷，以及來到這裏的目的，他就宣稱他和他的全體百姓，都很情願做西班牙國王的朋友和臣僕，而且他又許我們可以自由上岸，可以任意居留，竟不妨反認他鄉作故鄉呢。』因此這些西班牙人也儘量將禮物送至他的船上，直至他不再收受爲止。這位蘇丹和船上的西班牙人交談了幾次之後，看出他們對於丁香的熱望，但是梯圖全島所產的乾丁香，還不夠裝滿他們這兩隻船，於是蘇丹又前往他島去代他們收買，同時在他的京城裏又給他們設立一所商店，銷售他們帶來的商品。

這班西班牙人留此日久，這裏的土人和他們親密的程度也就日見增加，天天有許多船載着

家禽山羊香蕉椰子以及其他食物駛到他們的船邊來。鄰島的蘇丹也一個個來了，而且都有禮物帶來，送給西班牙國王。後來這位梯圖島的蘇丹居然很滿意的從他徵集丁香旅行回來了。他命他的子民將丁香裝上船去，這時候那兩隻船上的西班牙人當怎樣的快活呢。據皮加斐塔說：『因為這些是我們裝上船的第一批丁香，而且是我们航海的主要目的物，所以我們鳴砲慶祝。』其得意的情形，真是溢於言表了。

兩天以後，蘇丹又發出一張布告，凡有丁香的人都可以賣給這些西班牙人。據皮加斐塔告訴我們，那天和第二天他們又狂買丁香，後來竟至交換的貨物都告罄盡，於是水手脫去身上的衣服以爲交易之物。及到這兩隻船已裝得無地可容，他們方才準備作歸國的航行。十二月八日，預備就緒，他們解纜起程，維多利亞號已開了出去，忽見脫利尼大號裂開一個漏孔，船裏已經有水溢入。於是維多利亞號又重新折回，他們竭力將水抽去，但是無濟於事，只得將這隻船留在這裏修理，而維多利亞號則因信風之便，先行開往好望角去。十二月二十一日起程，以卡諾爲領導，揚帆前進。船中共有六十人，其中有十三人是本島的土著。

一路行來，他們在法羅雷斯海峽 (Flores Strait) 又遇到一次很大的風暴，不得不開至的摩爾去加以整理。至一五二二年二月十三日，他們又起程，橫渡印度洋，此時船身已經陳舊，糧食已經稀少。當他們快要來到非洲海岸時，又遇着惡劣的天氣，損失了前面的大桅，他們逆風奮鬥九星期，方才繞過好望角。至六月八日，橫過赤道；至七月九日，他們已經精疲力竭，只得在威得角拋錨停泊。卡諾派人上岸購米，而且吩咐他們不可說出來歷，誰知其中還有不能嚴守秘密而洩出真情的。此時卡諾還是在船中靜候，但是經過許多時候，也不見他們回來。只見岸上堡壘已在那裏有些舉動，而且岸邊的那些船隻也正在預備追趕上來，於是卡諾急不及待，連忙披滿風帆，開往聖文桑角 (Cape St. Vincent)。船上只有十八個歐洲人和四個土人，抱病的倒居多數。至九月六日，開到聖路加 (San Lucar)；九月八日，他們方才又靠着西維爾 (Seville) 的舊碼頭。自起程以至今日，只差十二日，就已滿足三年了。

這第一批回國的十八個歐洲人，便是卡諾(領袖)、阿爾波 (Francisco Albo 舵手)、密貴爾羅大 (Miguel Rodas 船主)、阿古利奧 (Juan de Acurio)、由地息布 (Martin de Yudicibus)。

步斯塔孟 (Hernando de Bustamante) 阿利斯 (Aries the Gunner) 加類哥 (Diogo Gallego) 納坡利 (Nicolaio de Napoles) 散車特羅大 (Miguel Sanchez de Rodas) 羅特利圭 (Francisco Rodriguez) 休爾佛 (Juan Rodriguez de Huelva) 科爾孟納羅 (Anton Hernandez Colmenero) 阿刺希亞 (Juan de Arratia) 桑當特 (Juan de Santander) 佛斯哥科美加類哥 (Vasco Gomez Gallego) 蘇俾類塔 (Juan de Zubileta) (以上都是船夫) 此外還有一人，則爲皮加斐塔。後來那些留在威得角的十三人也回來了。再過了幾年，那些留在脫利尼大號的也到了。至於那隻脫利尼大號船，則在開至太平洋的時候，已經破壞不堪，所以只得又回到吉羅羅島。環球的航行，至此就告一結果，由西班牙向西行而達到東印度羣島也居然達其目的。但是那位大英雄麥哲倫則已賚志以終，長眠於太平洋的一小島上。現在環行地球的船隻，雖然不計其數，不過有誰紀念到本書的主人翁呢！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再版

(一〇〇六五)

百叢書 麥哲倫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編纂者 劉虎如

編輯主幹 王雲五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5058B



173